



鄂國金佺續編卷第十九

孫如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山東財賦淮東

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

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

其珂編次

百氏昭忠錄卷之三

章尚書穎經 進鄂王傳之三

四月黃佐襲周倫寨擊之倫大敗走殺之及掩入湖死者眾禽其統制陳貴等九人奪衣甲器仗無數焚其寨柵糧船無遺者佐遣人

馳報飛即上佐功轉武功大夫仍撫勞所遣將士第功以聞統制任士安慢王瓊令不戰飛鞭士安百使餌賊曰三日不平賊斬之士安乃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及所見止士安等軍賊乃併兵攻之飛遣兵設伏士安戰垂急伏乃起四擊之賊敗走獲戰馬器甲無數追襲之殺獲不可勝計士安移軍與牛臯屯龍陽舊縣之南通賊巢賊出攻之官軍迎擊賊又敗走上賜札諭之曰朕以湖湘

之寇逋誅累年故特委卿爲且招且捕之計聞卿措畫得宜朕甚嘉之五月詔張浚還浚謂飛曰浚將還矣經營湖寇已有定畫否飛袖出小圖以示浚曰有定畫矣浚按圖熟視移時謂飛曰浚視此寇阻險窮絕殆未有可投之際朝廷方詔浚歸議防秋盍且三兵相畫上流俟來年徐議之飛曰何待來三都督第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都督還三在旬日後耳浚正色曰君何言之易耶飛

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浚曰何如飛曰湖寇之巢艱險莫測舟師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犯所長此成功所以難也若因敵人之將用敵人之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之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飛請除來往三程以八日之內俘諸囚於都督之庭浚亦未之信也乃奏曰臣只候六月上旬若見得水賊未下即詔飛來潭州分屯潭鼎人馬規畫上流軍事訖

赴行在飛如鼎州六月二日楊欽受黃佐之招率三千餘人乘船四百餘艘詣飛降飛喜私謂左右曰黃佐可任也楊欽驍悍之尤者欽既降賊之腹心潰矣欽自束縛至庭下飛命釋其縛以所賜金帶戰袍與之即日以聞授武義大夫又命具酒使王貴主之禮遇甚厚犒賞其屬有差欽感激其徒皆喜恨降之晚飛乃復遣欽歸湖中諸將皆力諫飛不答兩日欽盡說全琮劉詵等降未降者尚數

萬飛詭罵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以舟師掩其營并俘欽等其餘黨殺獲略盡惟么負固不服方浮游湖間夸示神速其舟有望三州和州載五樓九樓大小德山大小海鯁頭以數百計舟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水上左右前後俱置撞竿官舟近之輒破又官舟淺小而賊舟高大賊矢石自上而下官軍仰面攻之見其舟不見其人飛伐君山木多爲巨筏塞湖中諸港又以腐木亂草自上流浮而下擇水淺之地遣善罵者二千入挑之且行且詈賊不勝憤揮瓦石追而投之俄而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攻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羣舉巨木撞賊舟碎么舉鍾儀投于水已繼之牛鼻赴水擒么至斬首函送都督行府僞統制陳瑄等劫鍾儀之舟取其金交床金鞍龍鳳簾與其衆來降飛亟領黃佐楊欽等軍入賊營餘酋皆大驚曰是何神也夏

誠劉衡俱就擒黃誠窘懼亦與周倫等首領
二百人俱降牛臯請曰此寇勞心動衆累年
不勦殺何以示威飛曰彼皆田里匹夫耳始
惑於鍾相妖巫之術相聚爲姦後又沮於程
吏部欲盡誅雪恥之意故懼而不降句求全
性命而已今楊公已誅鍾儀亦死餘皆國
家赤子徒殺之非主上好生之意也連聲

呼官軍曰勿殺勿殺牛臯服其言而退飛親
行諸營慰撫之以少壯有力者籍以爲軍老

弱給米糧令歸田畝願爲民者二萬七十餘
戶皆給文書遣之又命悉賊寨之物盡散之
諸軍而焚其寨凡三十餘所揭榜青草洞庭
不數日行旅之往來居民之耕種如無事時
湖湘悉平獲賊舟凡千餘鄂渚水軍之盛遂
爲泂江之冠自飛與浚言至賊平果八日浚
嘆曰岳侯殆神筭也即日上之朝上遣
內侍傳宣撫問仍賜銀合茶藥及撫勞將
士賜詔褒諭又親札褒其功初夏誠劉

衡等嘗誇其寨柵之固城池樓櫓之盛曰人欲犯我須是飛來至是其言始驗詔飛兼蘄黃州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解軍事上不許又詔飛軍以三十將為額詔飛為襄陽府路復州漢陽軍鄉村民社置山城水寨處疾速為條具以聞九月加檢校少保加食邑進封公還軍鄂州日率將士閱習軍容嚴整張浚按視還以聞十月賜詔褒諭十二月除荆湖南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十五日賜臘藥二十一日遣使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紹興六年正月太行山忠義保社梁興等百餘人奪河徑渡至飛軍前以聞上曰果爾當優與官以勸來者若此等十人來歸方見敵情遂詔飛接納二月兼營田使以詣都督府計事至平江飛自言去在所不遠願一見天顏詔入見面陳襄陽唐鄧隨郢金房均州信陽軍舊隸京西路乞如舊制又奏自復襄陽諸郡未置監司無以按察州縣

上皆納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
運提刑司公事又令湖北襄陽府路有闕官
自知通以下許飛自擇強明清幹者任之及
得薦舉改官陞擢差遣其蠹政害民贓污不
法者得對移放罷十九日 陞辭賜酒器
金二百兩士卒犒賞有差都督張浚至江上
會諸大帥於座中獨稱飛可倚以大事乃命
韓世忠屯楚以圖淮陽劉光世屯廬州以招
北軍張俊屯盱眙揚沂中爲俊後翼時命飛
屯襄陽以窺中原謂飛曰此君之素志也勉
之飛遂屯京西三月易武勝定國兩鎮之節
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加食邑五百戶飛以
宣撫重名自非廊廟近臣及勲伐高世者不
可委授上章力辭 詔不許四月 上命至
武昌調軍飛丁母國夫人姚氏憂 上遣使
撫問即降 制起復 勅本司官屬將佐本
路監司守臣躬請眎事賻贈常典外加 賜
銀絹千匹兩葬事令鄂守主之飛扶襯至廬

山連表懇辭且乞終喪 上悉封還其章

親札慰諭累 詔趣起乃奉 命復屯襄漢

七月 命飛凡移文偽境於宣撫職位中增

河東二字及節制河北路五字八月遣王貴

郝政董先攻虢州寄治廬氏縣下之殲其守

卒獲糧十五萬石降其眾數萬 上聞之以

詔張浚曰飛指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

山一帶山寨必有通謀者自梁興之來飛意

甚堅十三日遣楊再興進兵至西京長水

之東陽為順州安撫張宣贊孫都統等又其

為及其後軍統制滿在以兵數千拒官軍

其出戰斬孫都統擒滿在殺五百餘人

又百餘人餘悉奔潰明日再戰于孫洪

其眾二千復長水縣得糧二萬石以給百姓

官兵於是西京險要之地盡復又得偽齊所

蓄三萬匹芻粟數十萬中原響應又遣人至

秦州焚其糗糧 詔褒之九月劉豫遣子麟

是視許清臣李鄴馮長寧以我叛將李成孔

彥舟關師古合兵七十萬分道犯淮西劉光
世欲捨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乞詔飛以
兵東下欲令飛獨當其鋒而已得退保都督
張浚聞之以書戒張俊曰賊豫之兵以逆犯
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
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遂言於上曰岳
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制力沮其議光
世竟捨廬州退保采石上憂之乃以親
札付浚曰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俊光世始
聽命還戰上猶慮其不足任復詔飛初
飛自收曹成至平楊公凡六年皆以暑月行
師得日疾及之疾愈甚聞詔即日啓行
上亦遣醫官~~和~~至軍療之會麟敗飛至江
州如初詔十一月十九日奏至上語趙
鼎喜其尊朝廷誦司馬光資治通鑑名分
之說以稱之賜札曰聞卿目疾小愈即提
兵東下委身徇國竭節事君於卿見之良用
嘉嘆今淮西賊遁未有它警已諭張浚從長

措置卿更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即依張浚已行事理從長行之亦卿平日之志也飛遂還軍時僞齊於唐州北何家寨置鎮汝軍屯兵聚糧爲窺唐計飛遣王貴董先等攻毀之有僞五大王劉復擁兵出城迎敵初十日貴等遇之于大標木依山而陣衆幾十倍一戰俱北橫屍蔽野直抵鎮汝軍焚其營而有其糧僞都統薛亨以衆十萬掠唐鄧貴先嚴兵待之既戰陽北俾馮賽以奇兵繞出其後亨果來追先回兵夾擊賊大敗生擒薛亨及僞河南府中軍統制郭德等七人殺獲萬計俘獻行在所謂五大王者以匹馬逃飛奏已至蔡境欲遂圖蔡以規取中原上恐僞齊有兵繼至未可與戰不許然貴等已至蔡州城閉拒未下飛使人諭貴令還貴等還至白塔李成率劉復李序商元孔彥舟王瓜角王大節賈關索併兵來絕貴歸路貴以馬軍迎擊賊兵盡敗追殺五里餘還至牛

蹄賊復益兵追及之有數千騎方渡澗爲董
先所擊盡擁入澗中積屍填谷得馬二千餘
匹及衣甲器仗降騎兵三千餘人賊兵之繼
至者望見官軍皆引遁上聞捷大說賜
札獎諭遣內侍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十
二月大雪苦寒上以按邊暴露手詔撫
勞有曰非我忠臣莫雪大耻又遣賜馬鞍四
鐵簡二香茶藥等傳宣撫問詔飛赴
行在紹興七年正月入見上從容與談用
兵之要因問飛曰卿在軍中得良馬否飛曰
臣有二馬常竒之日噉芻豆數斗飲泉至一
斛然芻粟非精潔則寧餓不食介而馳其初
若不甚疾行百餘里始振鬣長鳴奮迅不已
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
若無事然此致遠之材也然值復襄陽平楊
么相繼以死今所乘者不然日所食不過數
勝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
驅未及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駑鈍之

材也 上稱善久之曰卿今議論極進二月
除飛起復太尉加食邑賞商號等功也繼除
宣撫使兼營田使三月扈 從至建康十四
日以劉光世所統王德艷瓊等兵五萬二千
三百一十二人馬三千一十九匹隸飛且
詔王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乃數見
上論恢復之略以爲劉豫者金人之屏蔽必
先去之然後可圖因慷慨手疏言臣自 國
家變故以來從 陛下於戎伍有致身報

國復讎雪恥之心幸憑 社稷威靈前後粗
立薄効 陛下錄臣微勞擢自布衣曾未十
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數視二府又增
重使名宣撫諸路臣一介賤微寵榮超躡有
踰涯分今者又蒙益臣軍馬使濟恢圖臣實
何人誤辱 神聖之知如此敢不晝度夜思
以圖報稱臣竊揣敵情所以立劉豫於河南
而付之齊秦之地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而
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養馬觀釁乘隙包藏

不測臣謂不以此時稟 陛下睿筭妙略以
伐其謀使劉豫父子隔絕五路叛將還歸兩
河故地漸復則金人之詭計日生寢益難圖
臣愚欲望 陛下假臣日月勿拘其淹速使
敵莫測臣之舉措得便可入則提兵直趨京
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之叛將叛
將既還王師前進彼必棄汴京而走河北京
畿陝右可以盡復至於東京諸郡 陛下付
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使下臣然後分兵濟滑
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父子斷必成擒大遼
有可立之形金人有破滅之理為 陛下
社稷長久無窮之計實在於此舉假令汝穎陳
蔡堅壁清野商於號略分屯要害進或無糧
可因攻或難於餽運臣須斂兵退保上流賊
必襲而南臣俟其來當帥諸將或挫其銳或
待其疲賊利速戰不得所欲勢必復還臣當
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然
後徐圖再舉設若賊見上流進兵併力侵軼

淮上或分兵攻犯四川臣即長驅擣其巢穴
賊困於奔命勢窮力殫縱今年未終平殄來
歲必得所欲 陛下還歸舊京或 進都襄
陽關中惟 陛下所擇也臣聞興師十萬日
費千金內外騷動七十萬家此豈細事然古
者命將出師民不再役糧不再籍蓋慮周而
用足也今臣部曲遠在上流去 朝廷數千
里平時每有糧食不足之憂是以去秋臣兵
深入陝洛而在軍卒伍有飢餓而死者臣故
亟還前功不遂遂使忠義之人陷於偽地者
灰被屠殺皆臣之罪今日惟 陛下戒勅有
司廣爲儲蓄俾臣得以一意靜慮不以兵食
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審必能濟此大事異時
迎還 太上皇帝 寧德皇后梓宮奉邀
天眷以歸故國使 宗廟再安萬姓同歡
陛下高枕萬年無北顧之憂臣之志願畢矣
疏奏 上以親札荅之曰有臣如此顧復何
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 命之

曰中興之事朕一以委卿又賜親札曰前議已決進止之機委卿自專先發制人正在今日不可失也飛復奏述前志賜札報曰覽卿近奏銳然以恢復為請豈天實啓之將以輔成朕志行遂中興耶又令節制光州方率厲將士將合師大舉進圖中原會秦檜主和議忌其成功沮之其議遂寢王德鄺瓊之兵亦不復畀之矣夏奉詔詣都督府與張浚

議事時王德與鄺瓊之兵猶未有所付浚語

飛曰王德之為將淮西軍之所服也浚欲以爲都統制而命呂祉以都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淮西一軍多叛亡盜賊變亂反掌間耳王德鄺瓊等夷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望呂尚書雖通才然書生不習軍旅不足以及其衆必擇諸大將之可任者付之然浚曰不然此曹未可測也浚曰張宣撫如飛曰張宣撫宿將飛之舊帥也然其爲人

浚又曰然則楊沂中言飛曰沂中之視德
 耳豈能御此軍哉浚然曰浚固知非太
 不可也飛曰都督以三問飛不敢不盡其
 然豈以得兵為念耶即曰上奏乞解兵
 柄步歸廬山廬於周國夫人墓側浚怒以兵
 部侍郎張宗元為湖北京西宣撫判官監其
 軍宗元日閱部伍心服飛之能上連詔飛
 還軍飛力辭詔軍吏造廬以死請乃趨朝
 既見猶請待罪一知其故優詔答之解

復其位而還宗元宗元歸復于上曰將帥
 輯和軍旅精銳人懷忠孝眾和而勇皆飛訓
 養之所致上大悅賜詔褒諭飛上疏曰
 逆豫逋誅尚穴中土陵寢之祀皇圖偏安
 陛下六飛時延越在海際天下之愚夫愚婦
 咸願伸鋤奮挺以致死于敵而陛下審重
 此舉累年于茲雖嘗分命將臣鼎峙江漢僅
 令自守以待敵不敢遠攻而求勝是以天下
 忠憤之氣日以沮喪中原來蘇之望日以衰

息歲月易久汙染漸深趨向一背不復可以
 轉移此其利害誠為易見臣待罪閫外不能
 宣國威靈致神州隔於王化虜僞宄於
 宮闕死有餘罪敢逃司敗之誅陛下比者
 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日尚未
 決策北向臣願因此時上稟陛下睿筭不
 煩濟師止以本軍進討庶少塞瘵官之咎以
 成陛下寤寐中興之志順天之道因民之
 情以曲直為壯老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効

茲焉可必惟陛下力斷而行之疏奏御札
 報曰覽卿來奏備見忠誠深用嘉歎恢復之
 事朕未嘗一日敢忘于心正賴卿等乘機料
 敵力圖大功如卿一軍士馬精銳紀律脩明
 鼓而用之可保全勝卿其勉之副朕注意
 飛奉詔將行乃復奏以為錢塘僻在海隅
 非用武之地臣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
 武故事親帥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
 聖意之所向人人用命臣仗國威靈鼓行

北向未報而鄲瓊叛初飛既還軍張浚竟用
呂祉為宣撫判官王德為都統制護其軍瓊
果大譟訟德於浚浚乃以張俊為宣撫使楊
沂中為制置使呂祉為安撫使而召德以本
軍還為都督府都統制瓊亦不服擁兵詣祉
執祉以北道殺之盡其眾七萬走偽齊降虜
人懼豫得兵多頗分散其兵糧廩亦不厚去
降者皆有悔意至是浚悔不用飛言於是

上謀報以兵叛之後事既已可遷都之舉宜

俟機會飛復上奏云叛將負國臣竊憤之

願進屯淮甸伺畚偽機便奮擊期於破滅

降詔獎諭而不許詔飛以舟師駐於江州為

淮浙聲援時聞虜已廢偽齊先是六年飛在

襄漢豫兵連衄其爪牙心腹之將或擒或叛

雖已不振然依虜人之勢猶可以立飛知粘

罕主豫而兀朮常不足於粘罕可以間而動

是年十月謀報兀朮欲與豫分兵自清河來

上令飛為備俄兀朮遣謀者至烏羅卒所獲

縛至前吏請斬之飛愕視曰汝非張斌耶本
吾軍中人也引至私室責之曰吾嚮者遣汝
以蠟書至齊約誘致四太子而共殺之汝往
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帝已許我今年冬以
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於清河矣汝所持
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冀緩死即詭服乃作
蠟書言偽齊同謀誅兀木事且曰八月交鋒
我窮力相攻彼已不疑江上之約其遂矣事
濟宋與齊為兄弟國因謂謀者曰汝罪萬死
吾今貸汝復遣至一作問舉兵期宜以死報割
股納書厚幣丁寧戒勿泄謀唯唯拜謝而出
復召之還益以幣重諭之乃遣至于再三謀
徑抵兀木所出書示之兀木大驚馳白其主
於是清河之警不復聞豫隨廢奪飛上奏謂
宜棄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
報豫之廢也虜懼中原有變乃給謂人曰且
迎少帝來矣謂 欽宗也百姓日夕延頸以
俟久而不然而勢且定矣虜假手於豫以撫

定梁宋齊魯之地豫竭力結粘罕兀朮惡之
又酈瓊之叛虜懼其有衆因飛之用間兀朮
得以藉口而行其謀豫之廢蓋一機會也

上遣江諮至江州就 賜茶藥酒果及錫宴

勞飛且 賜手札嘉獎紹興八年飛還軍鄂

州復累請于 朝秦檜難之令條具曲折飛

歷述利害以聞不報五月謀報金人駐兵京

師順昌淮陽陳蔡徐宿等郡期以秋冬大舉

南寇又分三路兵聲言欲與飛四 朝廷第

令爲備命飛明遠斥候習小戰閱軍實爲待

敵計不發兵深入飛日夜訓閱更迭調軍屯

襄漢守備而已秋召飛赴 行在金人遣使

議和將歸我河南地飛入對 上諭之飛曰

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

貽後世譏議上默然宰相秦檜聞而惡之已

而金使至和議決 上復賜 親札歸功於

飛紹興九年正月復河南赦天下飛表謝亦

寓和議未便之意十一日授飛開府儀同三

司加食邑時三大帥皆以和議成進秩一等
飛獨力辭且謂虜情變詐可憂而不可賀可
訓兵以備不虞不可行賞論功取笑夷狄萬
一臣冒昧而授將來虜寇叛盟似傷 朝廷
之體 上三詔猶不受復 溫言獎激不得
已乃拜飛益訓兵嚴備分遣質信材辯者往
伺虜情 上方遣齊安郡王士儂等謁諸陵
飛請以輕騎從士儂灑掃實欲觀釁伐敵入
之謀且上奏言虜人以和款我者十餘年矣
不悟其姦受禍至此今復無事請和此殆必
有肘腋之虞未能攻犯邊境又豫初廢藩籬
空虛故詭爲此耳名以地歸我然實害之也
秦檜知其意即奏新復故地之初正賴大將
撫存軍旅 賜詔褒諭而止其行又勅飛凡
新界官民毋得接納其自北而來者皆送還
之所遣渡河之士悉令收隸毋得往來紹興
十年夏金人叛盟犯拱亳諸州 上大以飛
言爲忠五月下 詔命飛竭忠力圖大計願

奇功不次之賞崇戰士捐軀之典開諭兩河
忠義之人結約招納一賜札曰金人過河侵
犯東京復來占據已割舊疆卿素蘊忠義想
深憤激凡對境事宜可以乘機取勝結約招
納等事可悉從便行之若事體稍重合稟議
者即具奏來初豫之未廢也 本朝使人張
邵留虜中久嘗上其元帥阿盧五書以景延
廣之事感動之時又有謂虜之謀齊也久矣
豫既立歲遣將數百騎來巡邊豫必出郊近
之所以習之使不疑也豫厚餼以行賂自固
而失人心自以為太山之安而不知身已在
掌股間久矣及其廢也以一羸馬負之以往
而人莫哀之瓊之叛飛之間亦速之也

鄂國金佗續編卷十九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二十一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准

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

田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百氏昭忠錄卷之四

章尚書穎經進鄂王傳之四

虜既敗盟飛得警報奏乞詣在所陳機密

會劉錡在順昌與虜抗告急詔飛助之飛

遣張憲姚政赴順昌復奏請觀奏上遣李

若虛至飛軍 賜札曰金人再犯東京賊之
在境難以召卿今遣李若虛就卿商量又曰
施設之方別委任卿朕不可以遥度也飛遣
王貴牛臯董先揚再與孟邦傑李寶等提兵
自陝以東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分
布經略又遣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
北州縣又遣官軍東援劉錡西援郭浩控金
商之要應川陝之師而自以其軍長驅以闖
中原將發齋盥閉閣手書密奏言儲貳事其
略曰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
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志先是八年秋
飛因召對議講和事得詣資善堂見 孝宗
皇帝英明雄偉退而喜曰中興基本其在是
乎家人問故飛曰獲見 聖子社稷得久矣
其乞入見也蓋欲面陳大計及李若虛來乃
上疏言之 上得奏歎其忠 賜札報曰非
忱誠忠讜言不及此六月授少保兼河南府
路陝西河東河北路招討使飛以無功辭不受

上詔諭之曰卿陳義甚高朕所嘉歎第惟同
時二三大帥皆以次受命卿終辭異乎遽伯
玉之用心也飛乃不敢辭尋改河南北諸路
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及糾合之士皆響應
相繼奏功李寶捷于曹州又捷于宛亭縣荆埜
殺其千戶三人及大將鵬旋即君又捷于渤
海廟閏六月張憲敗虜於潁昌府二十日復
潁昌府飛親率大軍去蔡而北 上以飛身
先士卒 賜札獎諭張憲遂進兵陳州二十

四日破其三千餘騎翟將軍益兵以來復敗
之獲其將王太保復陳州韓常及鎮國大王
邠也字董再以千騎寇潁昌二十五日董先
飛敗之是日王貴之將揚成破賊帥漫獨
化五千餘人于鄭州二十九日劉政復劫之
于中牟縣獲馬三百五十餘匹騾驢百頭漫
獨化不知存亡七月一日張應韓清復西京
破其衆數千牛臯傳選捷于京西又捷于黃
河上孟邦傑復永安軍初二日其將楊遇復

南城軍又與劉政捷于京西僞守李成王鵬
等以兵十餘萬走棄洛陽歸懷孟時大軍在
潁昌諸將分路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郟城縣
元术大懼會龍虎而王號者於東京議以爲
諸帥皆易與獨飛孤軍深入將勇而兵精且
有河北忠義響應之助其鋒不可當欲誘致
其師併力一戰 朝廷聞之以飛一軍爲慮
賜札俾飛審處自固飛曰虜之技窮矣使誠
如謀者言亦不足畏也乃日出一軍挑虜且
罵之元术怒其欺初八日果合龍虎與蓋天
而王號者及僞昭武大將軍韓常之兵逼郟
城飛遣岳雲領背嵬遊奕馬軍直貫虜陣謂
之曰必勝而後返如不用命吾先斬汝矣鏖
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得馬數百匹揚再興以
罩騎入其軍擒元术不獲手殺數百人而反
初元术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凡三人爲
聯號拐子馬又有號鐵浮屠如墻而進官軍
不能當所至屢勝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諸

將懼飛笑曰易耳乃命步人以麻扎刀入陣
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既相聯一馬仆二
馬不能行官軍奮擊僵屍如丘山兀朮大慟
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拐子馬由
是遂廢兀朮復益兵至鄆城北五里店初十
日背嵬部將王剛以五十騎出覘虜遇之奮
才先入陣斬其將阿李朵孛董賊大駭飛時
眎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衆卻飛曰不可爾
封侯取賞之機正在此舉自以四十騎馳
出都訓練霍堅者扣馬諫曰相公爲國重臣
安危所係奈何輕敵飛鞭堅手麾之曰非爾
所知乃突戰賊陣前左右馳射士氣增倍無
不一當百呼聲動地一鼓攻之捷聞

上賜札曰覽卿奏八日之戰虜以精騎衝
堅自謂竒計卿遣背嵬遊奕迎破賊鋒戕其
酋領實爲雋功然大敵在近卿以一軍獨與
決戰忠義所奮神明助之再三嘉歎不忘于
懷時上又遣內侍李世良詣飛軍傳宣

撫問賜金合茶藥金千兩銀五萬兩錢十萬緡尋又賜錢二千萬緡半以賞復鄭州兵半以予宣撫司非時支使兀朮又率其衆併力復來頓兵十二萬于臨潁縣十三日楊再興以三百騎至小商橋與賊遇再興驟與之戰殺虜二千餘人并萬戶撒八孛董千戶百人長毛毛可百餘人再興死之張憲繼至破其潰兵八千元朮夜遁郟城方再捷飛謂臣雲曰賊犯郟城屢失利必回鋒以攻潁昌汝宜速以背嵬援王貴旣而兀朮果以兵十萬騎三萬來於是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虜陣自舞陽橋以南橫亘十餘里金鼓振天城堞爲搖臣雲令諸軍勿牽馬執俘視柳而發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進自辰至午戰方酣董先胡清繼之虜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殺其統軍上將軍夏金吾夫其名并千戶五人擒渤海漢兒王松壽女真漢兒都提點千戶張來孫千戶阿黎不左班

祇候承制田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
餘人獲馬三千餘匹及雪護鬪馬一匹金
印七枚以獻兀朮狼狽遁去副統軍粘汗
孛董重創輿至京師而死十八日張憲
之將徐慶李山等復捷于臨潁之東北破
其衆六千獲馬百匹追奔十五里先臣上
鄆城諸捷上大喜賜詔稱述其事曰
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師臨陣何啻百
戰曾未聞遠以孤軍當茲巨孽抗犬羊並

也詔符其錢二十萬緡犒軍是月與會
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趙雲李進董榮牛顯
張峪等破賊于絳州垣曲縣虜入城復拔之
擒其千戶劉來孫等一十四人獲馬百餘匹
及器甲等又捷于沁水縣復之斬賊將阿波
那千戶李孛董它死者不可計又追至于孟
州王屋縣之邵原漢兒軍張太保等以所部
六十餘人降又追至東陽賊棄營而去追殺

三十里獲其所遺馬八匹衣甲刀槍旗幟無
 數又至濟源縣之曲陽破高太尉之兵五千
 餘騎屍布十里獲器械槍刀旗鼓甚眾擒者
 八十餘人高太尉引懷孟衛等州之兵萬餘
 人再戰又破之賊死者十之八擒者百餘人
 得驢騾二百餘頭高太尉以餘卒逃又敗之
 于翼城縣又會喬握堅等復趙州李興捷于
 河南府又捷于安永軍中原大震動飛上
 奏以謂趙俊喬握堅梁興董榮等之河之受

河北人心往往自亂願歸 朝廷金賊既累
 敗衄虜酋兀朮等皆令老小渡河惟是賊眾
 尚徘徊於京城南壁近却遣八千人過河北
 此正是 陛下中興之機金賊必亡之日苟
 不乘時必貽後患檜沮之第報楊沂中劉錡
 新除而不言所遣飛獨以其軍進至朱仙鎮
 距京師纔四十五里兀朮復聚兵且悉京師
 兵十萬來對壘而陣飛按兵不動遣驍將以
 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奔還飛令李

興檄 陵臺朱正甫行視 諸陵葺治 永

安 永昌 永熙陵神臺枳橘栢株之廢伐

者補之先是飛自紹興五年遣義士梁興敗
金人於太行殺其馬五太師及萬戶耿光祿
破平陽府神山縣遣張橫敗金人于憲州擒
嵐憲兩州同知及苛嵐軍事判官遣高岫魏
等破懷州萬善鎮又密遣梁興等宣布 朝
廷德意招結兩河忠義豪傑之人相與犄角
破賊又遣邊俊李喜等渡河撫諭申固其約

河東山寨韋詮等皆歛兵固堡以待王師之
至烏陵思謀虜之黠酋也亦不能制其下但
諭百姓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當迎降或率
其部伍舉兵來歸李通之衆五百餘人胡清
之衆一千一百八人李寶之衆八千人李興
之衆二千人懷衛州張恩等九人相繼而至
白馬山寨首餘孫琪等偽統制王鎮統領崔
慶將官李觀秉義郎李清及崔虎劉永壽孟
臯華旺等皆全所部至麾下以至虜酋之心

腹禁衛如龍虎下忤查千戶高勇之之屬及
張仔楊進等亦密受飛旗榜率其衆自北方
來降韓常又以潁昌之敗失夏金吾夏金吾
兀术子壻也常畏罪不敢還屯于長葛密遣
使願以其衆五萬降飛遣賈興報許之是時
虜酋動息及其山川險要飛盡得其實自磁
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豪傑期日興兵衆所
揭旗皆以岳爲號聞風響應及是朱仙鎮之
捷飛欲乘勝深入兩河忠義百萬聞飛將渡
河奔走惟恐後各烹糴以餽義軍戴盆焚香
迎拜而候之者充滿道路虜所置守令熟視
莫敢誰何自燕以南虜之號令不復行矣兀
术以敗故復簽軍以禦飛河北諸郡無一人
從之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
日之挫衄飛亦語其下曰此行殺虜人直到
黃龍府當與諸君痛飲方畫受降之策指日
渡河秦檜私於金人力主和議欲畫淮以北
棄之聞飛將成大功大懼力請於上下

詔班師初檜之歸也捷辣郎君實送之至淮以舟載之使歸檜之妻王仲山之女仲山有別業在濟南爲取數千緡助其行其後捷辣統兵犯淮甸命魏良臣王繪使其軍捷辣數問檜動靜且稱其賢檜自言殺虜人之監已者而南奔然盡室同載臧獲亦與之俱非遁明矣逮其爲相薦良臣爲都司未幾除從官蓋欲弭其言耳王守道庸人亦與檜同在虜中偕檜南歸無資考薦章遽與改秩又以爲樞密院計議官檜之在虜中也亦與室撚善洪皓之歸嘗言及室撚寄聲檜怒皓竟貶廣南或言檜嘗爲虜酋作檄文有指斥語親王楷府卒有自虜中逃歸者時虜方來索逃亡急二人走蜀投吳玠嘗言之蜀人謂兀朮嘗招檜飲其家亦與烏兀朮之左右侍酒者皆中都貴戚王公之姬妾也知檜夫婦得歸皆嗒嗒嘆亦有掩泣者兀朮曰汝輩安得比秦中丞家范宗尹爲相檜爲執政事有未盡善

未嘗與宗尹爭而私言於上既排宗尹罷去則曰若用檜爲相有二事可以聳動天下
一則與南北士大夫通致家問一則糾率山東河北諸郡之人還之北方既相擬詔草以進曰軍興以來河北山東忠義之徒自相結約立功其後番兵深擾逐頭項人漸次渡江各令所在屯聚就糧議者欲興兵討伐朕惟黎元騷動罪在朕躬既未能率以還北豈宜輕肆殺戮應河北山東渡江無歸之人並令

所在招撫開具鄉土所在當議遣官糾率並發其南方士大夫因守官北地隔絕未能還鄉及北方士大夫因守官南方以至避難渡江想其念國保家之心彼此俱同雖有一時從權衛身之計必皆出於不得已度其深謀遠慮亦豈在人下應欲書問往來並令朝廷差人發遣如得回書有司即時遣人分付本家貴得情通各無疑間朕蒙祖宗休德託於士民之上初無處顯之心亦無貪功之

念儻有生之類因朕得以保家室復井田則
朕亦將復侍 父兄省 陵寢上下雖異此
志則同布告中外諒此誠悃 上雖納之不
曾降出其曰豈宜輕肆殺戮實威之使畏也
曰遣官糾率起發實強之行也曰一時從權
衛身之計許之從夷也至謂復侍 父兄省
陵寢此言何爲哉其後虜使李永壽王詡來
議七事第一事欲盡取北人與檜二策合尚
書宇文虛中在虜庭其家在陶檜取其家欲
送之北其子師爰力祈免行不從竟驅以北舉
室皆滅於虜元祐臣僚之家鄭著及趙彬楊震
三十家驅之赴虜庭悲號之聲感動道路其後
罷相 上以檜二策諭翰苑蔡卞禮行詞及
詔蔡卞禮出示親札并檜親擬詔本布告在廷
歲戊午檜復相前日言官彈檜者劉斐已死黃
龜年居湖州差人押歸本貫福州雖沒不與
遺澤又奏乞下蔡卞禮家取 御札大槩謂靖
康之末嘗上書虜酋不立異姓及在虜中爲

徽宗草書達虜廷虜待遇有加禮自謂君臣之契與立朝本末如此又謂自初還朝時虜酋令劉光世通書請好其後呂頤浩都督在外臣又遣北人招討都監門客通書求好未幾邊報王倫來歸頤浩遂欲攘以歸已力援張邦昌友壻朱勝非來朝既而圍城中人慕宥禮與頤浩勝非援邦昌時受僞命人謝克家復來經筵當臣之求去也 陛下撫諭再三恩意款密臣獨以書生不識事理以必退

爲真是願浩乃與權邦彥同口留身乘間建言以謂宰相之去乃無一事於是旋易臺諫擬請 御筆至宥禮草制之日請以爲據宥禮被逐嘗以 御筆公示廣衆其不知事君之體至於如此若收拾 御筆復歸 天府則萬世之後忠逆不分微臣得君立朝無所攷信詔台州取索至則付史館時秦熈提舉祕書省實收之也既 詔班師飛上疏曰虜人巢穴盡聚東京屢戰屢奔銳氣沮喪間

者言虜已盡棄輜重疾走渡河況今豪傑向
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已見時不再來
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圖之
疏累千百言上亦銳意恢復欲觀成效賜
札報之曰得卿十八日奏言班師機會誠為
可惜卿忠義許國言詞激切朕心不忘卿且
少駐近便得地利處報楊沂中劉錡同共相
度如有機會可乘即約期並進檜聞之益懼
乃先詔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錡各以本軍
歸而後言於上以飛孤軍不可留乞姑令
班師一日而奉金書字牌者十有二飛嗟惋
至泣東向再拜曰臣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非
臣不稱職大臣秦檜實誤陛下也諸軍既
先退飛孤軍懼兀术知之斷其歸路乃聲言
翼日渡河兀术疑京城之民為內應夜棄而
出北遁百里飛始班師人民大失望遮飛馬
首慟哭而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
軍虜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此某等不遺噍

類矣飛亦立馬悲咽命左右取詔書示之
曰朝廷有詔吾不得擅留勞苦再四而遣
之哭聲震野至蔡有進士數百輩及僧道父
老百姓集于庭進士人相帥叩頭曰某等
淪陷腥羶將逾一紀伏聞宣相整軍北來志
在恢復某等跂望車馬之音以日為歲今先
聲所至故疆漸復醜虜獸奔民方室家相慶
以謂幸脫左衽忽聞宣相班師誠所未諭宣
相縱不以中原赤子為心其忍棄垂成之功
耶飛謝之曰今日之事豈予所欲哉詔書
寘几上進士等相率歷階視之皆大哭相顧
曰然則將柰何飛不得已乃曰吾今為汝圖
矣乃以漢上六郡之間田處之且留軍五日
待其徙從而南者道路不絕今襄漢間多是
焉方元术夜棄京師將渡河有太學生扣馬
諫曰願太子毋走京城可守也岳少保兵且
退矣元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精兵十
萬京城中外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不

然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以愚觀之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生蓋陰知擒與兀术事故以為言兀术亦悟其說乃留居翼日果聞班師虜亦幸其去不敢追也當時論者謂飛此機以往北虜雖強不足平也故土雖失不難復也飛既還虜無所畏稍侵寇已復州縣飛自知為擒所忌終不得行其志用兵動衆今日得地明日棄之養寇殘民無補 國事乃上章力請解兵柄致仕 上曰詔謂方資長筭助予遠圖未有息戈之期而有告老之請不許自廬 詔入觀 上問之第再拜虜人大擾河南分兵

趨川陝 上命飛應之飛以王貴行八月以

趙秉淵知淮寧府虜犯淮寧秉淵敗之又悉其衆圍秉淵飛遣李山史貴解其圍虜再攻

穎昌 上命津發人民於新復州軍據險保聚韓世忠捷于千秋湖命飛以蔡州軍牽制九月虜犯宿亳命飛控扼九江又付空名告

身正任承宣使以下九四百八十一道以厲
戰功十月川陝告急復請益兵以董先行又
命廣設間諜誘契丹諸國之附兀朮者十一
月命益光州兵援田邦直虜聚糧順昌將
寇唐鄧入比陽舞陽伊陽諸縣命捍禦隄備
是冬梁興在河北不肯還取懷衛二州大破
兀朮之軍斷山東河北金帛網馬之路金人
大擾紹興十一年正月謀報虜分路渡淮飛
聞警即上疏請合諸帥之兵破敵未報十五

日兀朮韓常以重兵陷壽春府二十日韓常
與龍虎而王號者先驅渡淮二十五日駐廬
州界邊報至行在上賜飛札曰虜人已
在廬州界上卿可星夜前來江州乘機照應
出賊後詔未至飛料虜既舉國來寇巢穴
必虛若長驅京洛虜必奔命可以坐制其弊
二月四日既遣奏復慮上急於退虜又上
奏今虜在淮西臣若擣虛勢必得利萬一以
為寇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相度

形勢利害以議攻卻且虜知荆鄂宿師必自
九江進援今若出此貴得不拘使敵罔測
上得會兵奏大喜及得擣虛奏令緩行是日
又得出斬黃之奏益喜 賜札諭以中興基
業在此一舉初九日飛奉初 詔方苦寒嗽
力疾戒行以十一日就道猶恐大軍行緩親
率背嵬先驅十九日 上聞飛力疾出師
賜札曰聞卿見苦寒嗽乃能勉爲朕行國爾
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兀朮聞飛之師將
至與韓常等俱懲順昌之敗望風遠遁遂還
兵于舒以俟命 上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
敢專進退爲得體時北方有上書以休兵勸
虜酋者謂南方今日之兵乃北朝向來初起
之兵兵至是而始精所向無前恢復之機誠
在於此此飛之所以拳拳也 鄺瓊爲兀朮謀
復窺濠州三月四日飛不俟 詔麾兵救之
次定遠縣兀朮先以初八日破濠州張俊以
全軍八萬駐於黃連鎮距濠六十里不往救

俾楊沂中趨濠州城外遇伏而敗虜方據濠
聞飛來即遁夜踰淮不能軍四月遣兵捕擄
寇駱科又遣兵助光州自朱仙鎮之機一失
虜勢寢張雖欲復進王師備禦攻討皆無預
於恢復之計拓臯之役第能挫其鋒而已先
是十年司農少卿高穎忼懷自言欲禪贊飛
十年連結河朔之謀措置兩河京東忠義軍
馬爲攻取計飛所遣梁興復懷衛二州絕虜
入山東河北金帛綱馬之路不肯還南竟無
成功而檜乃欲議和患諸將不同已用蜀士
范同計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飛至即授樞密
副使加食邑特詔位在叅知政事之上賜金
帶魚袋銀絹視宰相初除禮飛亦請還兵罷
宣撫司諸軍皆冠以御前字五月十一日
詔韓世忠留院供職張俊與飛並以本職按
閱軍馬措置戰守同以樞密爲名撫定世忠
軍于楚州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俊長飛十
餘歲飛事俊尤謹紹興初元有 詔督責張

後平寇李成俊亦服其忠智屢稱薦於上
前其後飛二三年間平蕩江西湖廣劇寇復
襄漢六郡故疆功名出諸將上亦眷遇
飛厚俊頗不能平方四年虜犯淮西乃俊地
分也俊不肯行宰相趙鼎以書責之至平江
又以墜馬傷臂辭鼎怒遣一卒隨之視其必
行且奏請誅俊卒無功而還飛渡江戰大捷
解廬州圍上竒其功加鎮寧崇信兩鎮之
節俊益慙及飛位二府官爵與已埒益懷忿

飛益屈己下之數以卑辭致書於俊俊皆不
答楊么平先臣又致書獻俊樓船一兵械畢
備俊受復不答飛事之愈恭俊橫逆自若至
七年恢復之請大合上意札書面命
皆以中興之事專畀飛又所賜褒詞每
有表異之語如曰非我忠臣莫雪大恥卿為
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朕非卿到終不
安心甚者謂聽飛號令如朕親行俊見之
常憾其軋已有意傾之是歲淮西之役飛聞

命即行途中得俊咨目甚言前途糧乏不可
行師飛不復問鼓行而進故賜札曰卿聞
命即往廬州遵陸勤勞轉餉艱阻卿不復顧
問必適其行非一意許國誰肯如此俊聞
之疑飛漏其書之言於上歸則倡言於
朝謂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爲辭或勸飛與俊
廷辯飛曰吾所無愧者此心耳何必辯及是
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嘗以謀劫虜使敗和議
忤檜承檜風旨欲分其背鬼謂飛曰上留世
忠而使吾曹分其軍朝廷意可知也飛曰不
然國家所賴以晷恢復者唯自家三四輩
萬一主上復令韓太保典軍吾儕將何顏
以見之俊大不樂比至楚州乘城行視俊顧
飛曰當修城爲守備計飛曰吾曹所當戮力
以圖尅復豈可爲退保計耶俊艷然變色遷
怒於二候兵以微罪斬之韓世忠軍吏耿著
與總領胡紡言二樞密來楚州必分世忠之
軍且曰本要無事却是生事紡上之朝檜

捕著下大理擇酷吏治獄以扇搖誣世忠飛歎
曰吾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以不辜被罪吾
爲負世忠乃馳書告以檜意世忠大懼亟奏
乞投地自明上驚諭之曰安有是明日宰執
奏事上以詰檜且促具著獄於是著止坐
妄言追官杖脊黥流吉陽軍而分軍之事不
復究矣俊於是大憾飛

鄂國金佖續編卷二十終

